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

黄帝内經靈樞註證發微卷之七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序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山陰儒醫錫冲宇子御宗樸校

逆順第五十五

內論氣有逆順脉有逆順而用鍼者當順而不可逆治故名篇

黄帝問于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脉有盛衰。刺有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

此言氣有逆順。脉有盛衰。刺有大約也。與其已不可刺者。言病既已而不必刺也。

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按史記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於龍魚河圖云。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鐵頭。食沙。威振天下。黃帝以仁不能禁止。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遂殺蚩尤。二書似幾然。殺蚩尤則貞宵此時亦有兵法。刺法曰三句。及下方其盛也

四句又見素問瘧論上工不治未病二句又見素問四氣調神論逢蕭蒙切熇音霍詩板篇多將熇熇朱註云熾盛也

此承上文而言病有不可刺之義也上文有與其未可刺一句故此節乃詳明之自上工以至下工有此四等正以見不可刺而刺者之爲下工也逢逢之氣勢來迫而甚盛者也堂堂之陣陣方整而甚衆者也故無迎者當避其來銳耳無擊者當擊其惰歸耳熇熇者熱之甚盛也漉漉者汗之甚多也渾渾者脉逆未清也此皆邪盛之時病勢與脉氣相逆所以皆不可刺也上工方病之未生而刺之其次則雖生而未盛亦刺之其次則雖盛而已衰亦刺之惟邪氣方襲或病形正盛或病勢脉

氣相逆。皆不可刺者也。不可刺而刺之。是之謂下工耳。

按此篇與瘧論皆言邪氣甚盛發為甚寒甚熱之際不可輕刺正以病勢與脉氣相逆然則用藥者亦當先用藥于寒熱未至之先不分外感內傷之寒熱皆當如此若邪氣方盛而用藥則寒藥反助其寒熱藥反助其熱不能解病而適以增病矣醫者不可不知也措乎東垣丹溪諸君皆未言此所以後之醫者止有常山止瘧等藥則露宿早服而其餘後時而用者誤矣愚用藥必于邪已衰未盛之時發獲効為甚速云

五味第五十六

此篇內詳論五藏所用五味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稟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

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別彼劣切下俱同

此言五味各先走其所喜也肝喜酸心喜苦脾喜甘肺喜辛腎喜鹹故穀氣之五味各先走之也其曰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稟氣于胃即營衛生會篇所謂人受氣于穀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也其曰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即營衛生會篇所謂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于膀胱也

黃帝曰營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

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別本營行首杭性古匹爲遺矢人亦相若飲生而搏咽音煙此節與本經邪客篇首節大義相同

此言穀化精微之氣者為營氣衛氣大氣以主三焦而氣乃出多入少故穀不得不續用也胃納穀氣脾乃化之其精微之氣先出于中焦作則行于上焦內肺而行五藏六府所以灌溉五藏也其降則中焦行于下焦而營氣生其升則下焦至于上焦而衛氣生別出兩行營

衛之道。其大氣即宗氣之摶而不行者。積于上焦即膻中又名膻中。命曰氣海。上氣海主出于肺。循咽喉而出入之。昇中出氣為呼。則氣從是出。入氣為吸。則氣從是入。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積至一晝一夜。計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脉之一十六丈二尺者。亦積行八百十丈矣。但穀化之精氣。呼則出之。天地之精氣。吸則入之。其大數穀化之精氣出之者三分。則天地之精氣入之者一分。惟其出多入少。故人半日不再用穀。則穀化之精氣衰。一日則氣少。故鼂錯曰。民生一日不再食則饑者。正此意也

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秔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鹹羊苦雞辛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葱辛秔粳也

此言五穀五果五畜五菜各有五味也

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所謂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秔米飯牛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葱

此言五色與五味相宜而五藏之病各有所當也黃色屬土甘味屬土脾亦屬土故色之黃者宜甘病者主脾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甘者以益之赤色屬火苦味屬火心亦屬火故色之赤者宜苦而心病者主心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苦者以益之黑色屬水鹹味屬水腎亦屬水故色之黑者宜鹹而腎病者主腎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鹹者以益之青色屬木酸味屬木肝亦屬木故色之青者宜酸而肝病者主肝氣不足宜食穀果畜菜之酸者以益之白色屬金辛味屬金肺亦屬金故色之白者宜辛而肺病者主肺氣不足宜食

穀果畜菜之辛者以養之。此即宣明五氣論之所謂五入也

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

此言五藏之味有五禁皆五行之相尅者也。金尅木。故肝病禁辛。水尅火。故心病禁鹹。木尅土。故脾病禁酸。土尅水。故腎病禁甘。火尅金。故肺病禁苦。此節當與素問宣明五氣論之五禁。本經九鍼論之五栽參看

按宣明五氣篇五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謂五禁又按九鍼論云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

肝色青宜食甘秔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黄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黄黍雞肉桃葱皆辛

此又言五藏有宜食之味各自其所苦者而治之也案問藏氣法時論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苦燥急宜辛以潤之至末又云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本經作麻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黄宜

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大前既曰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而後又云脾色黃，宜食鹹。啓玄子云：究斯宜食，乃調利機關之義也。腎為胃關，脾與胃合，故假鹹柔耎以利其關，關利而胃氣乃行，胃行而穀氣方化，故脾之宜味與各藏不同也。

此節與素問同

水脹第五十七

內有水與膚脹以字義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

此帝欲明諸證之義而問之也。無諸證病異而形相似

故宜有以別之耳

岐伯荅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此言水之證也病方起時目之下爲窠(作云卧秀)其微有所腫如新卧起之狀大抵人之卧起者其目窠上必腫也頸脈即人迎穴也此脈動于頸而欬動于內在陰股則冷在足脛則腫在上腹則太以手按其腹則隨手而起如裹水狀此水病已成而可驗者也(按素問陰陽別論云三陰結謂之水)啓玄子云三陰者謂脾肺之脉俱寒結也脾肺寒結則氣化爲水 又按本經五癃津液篇有云五穀之精氣

和合而為膏者內滲入于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于陰股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于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穀並于腸胃之中別于迴腸留于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為水脹[illegible]又按論疾診尺篇言黑水腫視人之目窠上微[illegible]如新臥起狀其頸脉動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則[illegible]隨手而起為有水無風窅而不起為有風有[illegible]

黄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鼟鼟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

此言膚脹之證也。寒氣客于皮膚之間。其聲鼟鼟然而不堅。其腹大。其身盡腫。其皮厚。但按其腹則窅而不起。其腹色亦不變。此膚脹之為候也。按論疾診尺篇之風水膚脹。當為感風而

水脹者乃因寒氣所客以宜有風寒之異且彼言按其手足胷而不起此則按其腹成而不起則當知當而不起相同特有手足與腹之異宜詳辨之

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

此言鼓脹之候也。腹脹而周身皆大。大與膚脹相等。但其色蒼黃。腹中筋起為候耳。按鼓脹與膚脹等。不言按之起與不起。當亦是不起者。惟其腹筋起者為辨。又按素問腹中論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名為何病。岐伯曰名為鼓脹。治之以雞矢醴。一劑知。二劑已。此方果有奇驗云。

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

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

此言腸覃之證也寒氣客於腸之外衛氣有時而入寒氣與衛氣相搏衛氣不得營運彼此相繫癖而內着于腸致使惡氣從茲而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及其成也如懷子之狀久者歲以度歲非止一歲用于按之則堅推之則移附于腸外而不在胞中故月事以時而下此腸覃之爲候也

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寫不寫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

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

此言石瘕之證也。石瘕必生于胞中。正以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於外惡血之在內者。當寫不寫。惡血者。名爲衃血。留止于胞中。日以益大。其狀亦如懷子。惟石瘕生于胞中。而不在腸外。故月事不以時下。此其所以爲候也。然腸覃石瘕。皆生于女子。治之者。可導而下之。按腸覃由寒氣客于腸外而始。石瘕由寒氣客於子門而始。元時羅謙夫著衛生寶鑑。有晞露丸見睍丸等法以治二病

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耶。岐伯曰。先寫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此言刺脣脹鼓脹之法也二脹皆有血絡須先寫之後當分經以調之其有血絡又當再刺去之可也按亦有石水之問而伯曰所答爲問陰陽別論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歷與此同但本篇之所謂水則即陰陽別論之所謂三陰結謂之水與石水不同

賊風第五十八

內有賊風故名篇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

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爲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

此言人有故邪而又有新感雖不必有賊風邪氣之甚而亦足以病也賊風即上古天眞論等篇之所謂虚邪賊風也夫以賊風邪氣傷人而至于病者固其常也今有處于屏蔽室穴中而卒然有病則本離于賊風邪氣而復有此病帝之所以疑也伯言雖非賊風邪氣之甚然亦必有故邪與新感也蓋嘗有所傷于濕氣或因墮墜而有惡血在其中又猝然有喜怒飲食寒溫各失其常所以腠理閉而不通也及其腠理開而或遇風寒則

血氣凝結與濕氣惡血等之故邪相襲如春秋齊師襲莒之襲則爲寒痺即痺論之所謂寒氣勝者爲痛痺也斯時也正以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因有所加而病由此發也

黃帝曰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氣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惟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毋無同 惡去声

此言有故邪而復動于情故病似鬼神而非鬼神也帝

疑上文所言爲病，皆病人之所自知，有等不遇邪亦無所怵惕，卒然爲病，此必有因于鬼神之事，何言人有濕氣惡血等之故，邪留而未發，固病人素所不知，因而偶有所觸，或好或惡，則血氣內亂，故邪與新志相搏，遂不爲病，此其所從來者甚微，非見聞之所能及，故人不知其故，而以鬼神爲疑，乃似鬼神，而非鬼神也。

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此承上文而言病之所以祝由而已者，非病之由于鬼神也，夫病既非鬼神，有等祝之而可已者，正以先巫者，

因知百病之勝如逆氣及藏府相剋之勝氣爲病又知此人病所從生左傳史嚚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今即其病由祝之遂祐其素善鑒其誠心而病斯已矣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黃帝曰衛氣之留于腹中稸積不行苑蘊不得常所使人肢脇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于胷中者上取之積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取之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對曰積于上寫大迎天突喉中積于下者寫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脇之下一寸（一本云季脇之下深一寸）重者雞足取之診視其脉大而弦急及

經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黃帝曰。善。菀音鬱

此言衛氣之積於內者。有所當刺之處。及有不可刺之時也。素問痺論有云。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悍滑利。不能入于脉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薰于肓膜。散于胷腹。今衛氣不能行于皮膚肓膜。而乃留于腹中。稸積不行。鬱蘊不得常所。使人在旁病于肢脇。在中病于胷中。則為胷為腹在其中矣。其病䐜滿。發為喘呼逆息者。此皆何以去之。伯高言凡衛氣之積于胷中。當取之于上。如足陽明胃經之大迎穴。任脉經之天突廉泉穴。積于在下之腹中。對胷中而言故謂腹為下當取之于下。如足陽

明胃經三里氣衝穴胃中與腹中俱滿則爲上下皆滿當取之于旁及上下皆取之即大迎天突廉泉三里氣衝皆是也與季脇下一寸即足厥肝經章門穴其積重者即櫕鍼以刺之如雞足之狀然又診視其脉大而弦急乃邪氣正盛宜避其來銳若脉絕不至則正氣極衰宜防其過洩及腹皮急甚亦邪盛正衰所致皆不可輕刺之也

黃帝問于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脣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營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

風坑病在骨

此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皆有可驗之處也欲知皮病當驗兩眉蓋兩眉間即闕中爲肺之部而肺合于皮故驗兩眉間色起蔫澤者則知病之在皮也欲知肌肉之病當驗之唇蓋唇主于脾而脾主肌肉故觀唇色有青黃赤白黑者則知病之在肌肉也欲知血氣有病當驗之于營氣但營氣無形而濡然多汗則知病之在血氣也欲知筋之有病當驗之于目蓋肝主筋而目爲肝之竅故觀目色有青黃赤白黑者則知病之在筋也欲知骨之有病當驗之于耳蓋腎主骨而耳爲腎之竅故觀

其耳之焦枯受垢者，則知病之在骨也。

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柰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有輸，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輸于四末；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輸于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黃帝曰：取之柰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沉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者深之，間者少之，甚者衆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數上声勝平声間去声

此承上文而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各有病所，及有治

法也欲知皮之有病者必有其部蓋皮之為部輸運于四支欲知肉之有病者必有其柱蓋肉之為柱上則為臂下則為脛乃手足六陽經與足少陰腎經分肉之間也欲知氣血之有病者必有其輸蓋血氣之為輸在手諸經之絡穴若氣血皆居則盛而筋起但以筋為主不必分陰經陽經或左或右而止候其筋之為病耳欲知骨之有病者必有其屬蓋骨之為屬凡一身之骨空其所受益者皆是也而骨又與腦通又皆所以益其腦髓耳故取穴以刺之者亦惟于皮肉氣血筋骨各視其處病間者則淺刺之而鍼少病甚者則深刺之而鍼多隨

其變化而調之是之謂上工也

黃帝問于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柰何少別俱夫声

此帝即人之肥瘦寒溫老壯少小而欲分別之也大小者身之大小也寒溫者身寒暖也

伯高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爲老二十已上爲壯十八已上下當作爲少六歲已上下當作爲小

此伯高言人之老壯少小以年歲別之也

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曰別此柰何伯高曰膕肉堅一本云䐃内皮滿者肥膕肉不堅

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䐃音

此言人之有肥有膏有肉者之分也。肥者猶言壯也。膕後曲處為膕。膏者油也。脂者骨中髓也。

黃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

此言人身之有冷熱也。大凡人之多肉者，其肉必涼。但腠理粗則其身寒，若細則身熱也。人之多脂者，其肉必堅。但腠理粗則其身寒，若細則身熱也。

黃帝曰：其肥瘦大小柰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

此言人身有肥瘦大小也大凡人之有膏者其身必多。而皮自縱緩故能縱腹垂腴此之謂肥也反是則爲瘦矣人之有肉者其身體自然容大此之爲大也人之有脂者其身必收小此之謂小也上文帝問肥瘦而伯高止以肥膏肉三義爲對其肥瘦猶未分也故帝於此并問之耳

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寒肉者多血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清氣滑少故不能大此別于衆人者也

此言人之有膏有肉有脂者其氣血各有多少而身之

冷熱遂別也。膏者，其氣必多，多氣則身必熱，故能耐寒也。肉者，其血必多，多血則形充，而不寒不熱也。脂者，其血必清，而氣必滑且少，故其身形不大，而必能耐寒也。

此三者，必異於衆，而不能多也。

黃帝曰：衆人奈何？伯高曰：衆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曰衆人。

稱去聲

此言人之衆者，其形不大不小，必其皮肉脂膏血氣之不加多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

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

此言治三形者。必別其氣血之多少清濁也。三形者。即膏人肉人脂人也。

玉版第六十 本篇首之玉版以爲重寶故名篇。素問有玉版論亦皆言玉版也。

黃帝曰余以小鍼爲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于天下合之于地中合之于人余以爲過鍼之意矣願聞其故岐伯曰何物大于天乎夫大于鍼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惟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 按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

禦而作五兵則黃帝時即有五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一云東方矛南方弩中央劍西方戈北方鍼也

此言小鍼合于三才者以其較之五兵而其功用為大也。五兵雖大乃所以備死而非平日治生之具小鍼雖小乃所以治民之生而不待備死而後用也較之五兵其功用合于三才而非可以小補言者宜矣

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為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膿小鍼能取之乎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為其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於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

日之數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黄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爲之奈何。歧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弗使已成。而明爲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爲其不予遭也。按史記云。軒轅之時。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炎帝欲陵諸侯。黄帝與戰于阪泉之野。蚩尤作亂。又與戰于涿鹿之野。則漢膩白刃陳于中野者。信有之也。

此言癰疽生于積微。其已成而難化者。爲其失修養之道。而聖人憫之。故必遺之以良方也。陰氣者營氣也。陽

氣者衛氣也惟營氣不足衛氣有餘故營氣不行癰疽乃發膿隨熱聚小鍼難取正以邪盛難化猶用兵者其謀非止于一日其遠難正在于須叟誠不可不慎也况生此癰疽之人使身被癰疽而膿血已聚惟其遠脩養之道耳詎知癰疽由微而積聖人自治于未有成形之始愚者則遭于既已成形之後所以治之失其時也然而不得與聖人相遭相見而聖人慮其膿血已成多死少生乃著爲良方以傳之彼小鍼者雖可以治民而非可以治癰疽也亦明矣

黄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不道之以小鍼治乎岐伯

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鈹鋒之所取也

此言癰疽已成膿血者惟治之以砭石鈹鍼鋒鍼而已以小治小者其功小故不可用小鍼也以大治大者多害故鈹鋒之外不可輕用也唯砭石者以石爲鍼及鈹鍼鋒鍼皆可以取之耳本經九鍼論四曰鋒鍼取法于絮鍼筩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五曰鈹鍼取法于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文見本經第一篇九鍼十二原篇

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歧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聞逆順歧伯曰以爲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

熱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然此五者爲順矣或人此言癰疽之難全者唯驗其病勢之五逆而五順可反推矣人之目雖爲肝之外候然又分屬于五臟其白眼屬肺今反青是肝邪侮所不勝當爲肺氣衰也其黑眼者即眼之睛也屬于肝今反小乃肝氣衰也後世眼科以兩眥屬心眼白屬肺眼珠屬肝上下包屬脾瞳子屬腎爲五輪非一逆而何納藥而嘔乃脾氣衰也非二逆而何腹痛者邪甚渴甚者火盛非三逆而何肩屬手之三陽項屬手足六陽及督脈經今肩項不便是陽盛陰虛也非四逆而何音嘶者肺衰也色脫

者五藏衰也非五逆而何若除此五者則爲順矣

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脉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脉大是二逆也衂而不止脉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脫形其脉小勁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脉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其腹大脹四末清脫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血其脉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溲血形肉脫脉搏是三逆也嘔血胷滿引背脉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脉絕是五逆也如是者不過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

此言諸病皆有逆順有五逆之半月而死者有一逆之一時而死者醫工不可以逆治之也腹滿身熱而其脉亦大是邪正盛也非一逆而何腹鳴而滿四支清冷後又下泄陰證也而其脉又大是陰證得陽脉也非二逆而何衄血不止陰證也而其脉又大亦陰證得陽脉也非三逆而何在上爲咳在下溲血又且脫形正氣已衰也而其脉之小者帶勁是邪猶未衰非四逆而何其聲欬其形脫其身熱正衰火盛也而脉之小者帶疾是邪亦未衰非五逆而何此其所以半月而死也 又有腹大而脹四支則冷而其形既脫其泄又甚非一逆而何

腹脹于中。便血于下。乃陰證也。而其脈又大且時絶。是大爲陽脈。絶爲死脈。非二逆而何。在上爲欬。在下泄血。其形已脫。火盛水虧也。而脈又搏擊。非三逆而何。嘔血而胸滿引背。脈固宜小。而小中帶疾。虛而火盛也。非四逆而何。上爲欬嘔。中爲腹脹。下爲飧泄。虛也。而其脈則絶。非五逆而何。此其所以不及一時而死也。夫日一時者一周時也者一日之意五逆不可刺。而刺之是謂逆治之耳

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駭。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別五藏。外次六府。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

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爲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于人。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診。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闚門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于堂上。黃帝

曰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爲重寶傳之後世以爲刺禁令民勿敢犯也闕須訓

此言鍼之能殺生人者在于奪其五里以竭經隧之氣此其所以爲刺禁也二十八會者手足十二經左右相同共有二十四脉加以兩蹻督任共爲二十八會也世有能于生人則殺之死人則不能起之此問之者因爲不仁而開之而弗行正所以明道也故能殺生人之機真如刀劍之殺人如酒之醉人雖勿診視之而可以預知也何也試觀海之行雲氣者本于地氣上爲雲而後雲氣行于天之下也胃之有氣血本于穀氣所化而後

血氣行于十二經之隧也是經隧不誠為五藏六府之大脉絡耶迎其氣之來而有以奪之則能殺生人矣故究其上下各經之數上下手足也不必盡藏府之穴以刺之止即五里穴以奪其氣五里係手陽明大腸經穴肘上三寸向裏大脉中央前本輸篇云尺動脉五五輸之禁也素問氣穴論云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約至中道而止鍼侯其氣之來者五至而已鍼凡五往以奪之而此藏之氣盡矣及奪至二十五次而五藏輸穴之氣皆已竭矣此乃奪其天氣非由命之自絕壽之自傾實所以殺此生人也又何也吾窺門而見其刺其人當死于家中吾入門而見其刺其人當死于堂上死之最易又如是耶

五禁第六十一 内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九宜等法然以五禁爲首故名篇

黄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岐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黄帝曰余聞刺有五奪岐伯曰無瀉其不可奪者也黄帝曰余聞刺有五過岐伯曰補瀉無過其度黄帝曰余聞刺有五逆岐伯曰病與脉相逆命曰五逆黄帝曰余聞刺有九宜岐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

此言刺家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九宜之分也

黄帝曰何爲五禁願聞其不可刺之時岐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矇于耳内丙丁日自乘無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去爪瀉水庚辛日自乘無刺

關節千股膝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

此詳言五禁之實也天干應于人身頭爲甲乙肩喉爲丙丁戊己爲手足四支合辰戌丑未之四季庚辛應股膝壬癸應足脛故凡天干自乘之日皆無刺之發朦振埃俱刺法名目見本經刺節眞邪篇

黃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産及大血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寫

此詳言五奪之實也寫者[illegible]之寫法也然用藥亦猶是矣

黄帝曰何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脈洪大是二逆也著痺不移䐃肉破身熱脈偏絶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夭然白及後下血衃血衃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謂五逆也䐃着

此詳言五逆之實也凡熱病者脈宜洪今反靜是邪盛正衰也汗已出脈宜靜今反盛躁是邪氣猶盛也是一逆也凡病泄者脈宜靜今反洪大是邪氣猶盛也是二逆也著痺不能轉移其䐃肉已破其身熱脈宜洪盛今已偏絶蓋偏則一手全無絶則二手全無也是三逆也人有好淫而形肉已奪其身發熱其色夭然而白又乃

去後復有衃血其血之凝黑者凡多而篤重是四逆也

人有久發寒熱而形體已奪脈軟則邪散今堅而且搏

是謂五逆也

動輸第六十二

內論手太陰足少陰足陽明之俞穴獨動不休故名篇

黃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脈也胃為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黃帝曰氣之過于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岐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如水之下岸上于魚以

卻反衰其餘氣衰散以卻逆上故其行微

此因帝問肺腎胃經之脈獨動不休而先以肺言之也手足經脈共有十二惟手太陰肺經足少陰腎經足陽明胃經其脈獨動不休即如肺之太淵腎之太谿胃之衝陽誠動之不休也他經之脈行之甚微似有所休故問其何乃以肺經言之為肺脈雖行于肺而實始之于胃是必明之于胃脈而後可以知肺脈也胃為五藏六府之海受水穀之氣以生精微之氣其積于上焦者名曰宗氣亦名大氣其由中焦以降于下焦而生者名曰營氣所謂清者為營是也故此篇遂名之曰清氣由下焦以

升于中上二焦而生者名曰衛氣所謂濁者爲衛是也故上節名曰悍氣是清氣隨宗氣以行于經脉之中始從中焦注于肺從太陰經而行之由是而行于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手少陰心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陰腎經手少陽三焦經手厥陰心包絡經足少陽膽經足厥陰肝經又自肝經以行于肺經其行也以息往來蓋一呼一吸總爲一息惟其一呼脉乃再動一吸脉亦再動一呼一吸脉乃四動閏以大息脉乃五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良由寸口者即手太陰經之太淵穴十二經脉必會于此此脉之

所動而不休也。然脉之過于寸口也，上之從息而行者，
可擬十分；下之伏于藏内者，可擬八分。但不知其何道
而來，何道而還？開有抵極，帝之所以復問也。大哉另本經經別篇
本帝所言而此又問者，豈明而欲復明耶，抑亦此問在經脈篇前耶。伯言脈氣之離于各
藏也，如矢之離于弓弩，如水之下于岸。矢發則行，水下
則流。及其會于寸口，上于魚際，則會于肺經矣。又從肺
經而行之，一晝一夜，共五十度。但共上魚之際十焉，在
息下魚之後八焉，伏藏。故上魚既已，則脉似衰，及其
餘氣衰散既已，則又逆而上之于魚。是以各經上魚之
後，行之甚微，惟肺則爲百脉所朝，而獨動不休者，非他

經之可同也

黃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岐伯曰胃氣上注于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顑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脉小者為逆陰病而陰脉大者為逆故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顑玉篇海篇音坎皆釋云饑黃起行今曰出顑及本經癲狂等篇皆有顑痛此必有定所疑是頗頷通用當讀顑為頷

此言胃脉動之不休也三焦之氣皆從胃氣而生營氣隨宗氣以上注于肺而行之其悍氣者衛氣也衛氣受氣于上焦為純陽之氣慓悍滑利天明目張則上衛于

頭循內咽喉上走空竅循于眼系以出于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歷攢竹曲差五處承光通天絡卻等穴入絡于腦復出于頷下足少陽膽經之客主人一名上關耳前起骨上廉開口有空張口取之乃得循胃經之牙車。一名機關一名曲牙耳下曲頰端耳前陷中開口有空令牙車當見頰車合于陽明之經隧并下胃經之人迎一名五會頸大脈動應手夾結喉兩旁一寸半仰而取之以候五藏氣。此雖衛氣所行實內之胃氣出而別走于陽明之經隧者也故其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然陰陽升降其動也若一故人有陽病脈宜洪大其胃脈反小者為逆以陽病宜見陽脈也人有陰病脈宜沉細其胃脈反大者為逆以陰病宜見陰脈

也故陽病而俱靜陰病而俱動若引繩以相傾者必病

此胃脉所以動之不休而亦可以驗諸病也以衛氣之行卽胃氣以爲之主耳

黃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岐伯曰衝脉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脉之常動者也

此言腎脉動之不休也腎有奇經者八其衝脉者爲十二經之海與足少陰腎經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足陽

明胃經之氣街即氣衝歸來下二寸夾臍相去四寸鼠鼷上一寸動脉應手宛宛中復循陰股內廉斜入膝後曲䐐之膕中循脛骨內廉並本經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經復溜水泉照海大鍾等穴入于足下之湧泉其別支者方其斜入內踝之時出而屬于足而之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腎脉之所以常動不休也由此觀之則肺脉動之不休者以營氣隨宗氣而行諸經其諸經之脉朝于肺也胃脉動之不休者以衝氣出于胃而行之不已也腎脉動之不休者以衝脉與腎脉並行而行之不已也此其所以異于諸經也歟

黄帝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脉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還。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絶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黄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此之謂也

此言營衛之行。相輸如環。非邪氣大寒之所能失也。帝問營氣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始于手太陰。而終于足厥陰。衛氣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始于足太陽。而終于足太陰。陰陽諸經。相貫而行。如環無端。但卒然遇

邪氣大寒則手足懈惰其脉氣所行陰陽之路輸運之會宜乎其相失也則營氣何由而還復欲始于手太陰以終于足厥陰衛氣亦何由而還復欲始于足太陽以終于足太陰者難矣伯言四支爲四末如謂彼爲林乃陰陽諸經所會而爲營衛二氣之大絡也四街者即本經衛氣篇之所謂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者是也此四街爲營衛二氣之徑路故大絡雖或阻絕而徑路則自相通彼逢邪氣大寒之時手足因之懈惰久懈惰已畢而少解則二氣復從而合相輸如環尚何相失之有哉

五味論第六十三 內論五味各有所走故名

黃帝問於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 悗悶

此帝即五味各有所走而多食各有所病者問之也癃小便不通也洞心者心內空也悗心者心內悶也

少俞荅曰酸入于胃其氣澁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則縮綣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陰者積筋之所

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宣明五氣篇云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

此荅言酸之多食令人癃也葢酸之氣味澁滯而收斂

旣入于胃之中脘則上兩焦即上中二焦也三焦其詳都具言營衛生會篇之二焦非後三焦其氣味不遽能出入今乃留于胃中久則

胃中和溫而下注膀胱膀胱為胞之室胞在其中其體

薄其氣懦得此酸味則縮而且綣所以約而不通水道

不行而為癃也至于外而為陰器者乃一身之筋于此

而終彼肝既主筋又主于酸故酸入則走筋其陰器亦

有所約而小便不利矣豈特膀胱之在內者為然哉

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于胃其

氣上走中焦注于脉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又見宣明五氣論

此言多食鹹之令人渴也蓋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于中焦以之爲脉必由中焦而始令鹹走中焦則必注于脉脉行而血氣隨之以走惟血與鹹味相得則凝世俗宰牲加鹽以凝血者爲此凝則血燥而胃中之汁注以潤之由是胃中之汁竭竭則咽路枯焦故舌根乾而善渴也血脉爲中焦之路故鹹入而走于血耳

黄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于胃

其氣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薑韭之氣薰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

此言多食辛者。令人洞心也。宣明五氣篇云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蓋辛入于胃。其氣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氣而運諸陽者也。故辛味既走于上焦則不得不走于氣耳。即如薑韭者。氣味之辛者也。皆氣由中焦而生。必上隨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衛氣由下焦而生。亦必出而行于分肉之間。所以不時受此辛味之氣也。惟此薑韭之氣。久留心下。則物在心下。而氣薰于上焦。上焦氣轉心內似空。故多食辛者。必洞心也。且

以辛氣與心中之氣相得而俱行。辛合則汗必出，汗之出者，以氣之出也。其心安得而不洞乎

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何也？少俞曰：苦入于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復出，知其走骨也。宣明五氣篇云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

此言多食苦者，令人嘔也。然苦入于胃，而胃中五穀之氣皆不能勝此苦味，故苦入下脘，則上中下焦之氣皆閉而不通，遂使五穀在胃，苦氣味不和。所以變而為嘔也。況齒者乃骨之所終，故苦入則走骨，走骨則走齒，今

入而後出者所從齒出也此可以知苦之必走骨矣

黃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氣弱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穀留于胃中者令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蟲動蟲動則令人悗心其氣外通於肉故甘走肉蟲作蝨宣明五氣篇云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

此言多食甘者令人悗心也蓋甘入于胃則甘本屬土其性主柔故甘味之氣最弱而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五穀留于中脘所以胃氣亦柔潤也胃柔則氣緩氣緩則蟲因味而食在而動蟲動則心自悶耳且所謂甘走肉者甘既屬土土主于肉肉在于外甘味之氣必走

而聚之也內與外不相通其心安得而不肥乎

內經靈樞註證發微七卷終